

廣州大典

陳建華 曹淳亮 主編

廣州大典

60

第四輯·嶺南遺書
第二冊

廣州出版社

目錄

第二集

劉希仁文集一卷

唐劉軻撰 一

理學簡言一卷

宋區仕衡撰 一九

平定交南錄一卷

明丘濬撰 三一

白沙語要一卷

明陳獻章撰 三七

甘泉新論一卷

明湛若水撰 四一

元祐黨籍碑考一卷附慶元僞學逆黨籍一卷

明海瑞撰 四四

疑耀七卷

明張萱撰 五一

海語三卷

明黃衷撰 一三八

郭給諫疏稿二卷

明郭尙賓撰 一五二

算迪八卷

清何夢瑤撰 一九四

嶺南遺書
第二集

劉希仁
文集
一

趙令廿五季參十二
月南游江氏開離

劉希仁文集序

李唐一代文章世推昌黎爲正宗其文取法於子車氏與柳子厚以文雄於時而同時希仁亦法孟子與韓柳不謀自合所以當時與二子齊名也第其文傳流甚少後世但知韓柳之下有歐陽詹李翱而已之五子者惟柳子之說出入儒釋餘子之文其要義皆尊德性闢邪說然而退之原性未達孔孟之旨習之復性竟同空有之言豈能正誼明道乎蓋韓子之學實爲宋儒鼻祖同一空談反不若宋儒之能擘肌分理也至希仁之學致力於春秋孟子持論甚正不雜禪語不墮理障雖行文波瀾不如韓子之汪洋恣肆而謹嚴則過之其文在韓子之下歐陽諸子之上若中山文泉瞠乎後矣且希仁當楊虞卿牛僧儒用事之時能不避權貴作牛羊日厯譏之其立朝風節概可想見又豈子厚之所能及哉嘉慶庚辰修粵東省志及于希仁文集阮宮保以爲當與曲江集并存因付之梓甘泉江藩敘

劉希仁文集序

國子監堂校刊

白居易代書附錄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以還儒風縣縣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秦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雅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廨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賢察牛二侍郎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劉希仁文集附錄

國子監堂校刊

劉軻傳

阮福撰集

劉軻字希仁黃佐廣東通志人物志本沛上耕人代業儒天寶末流

離于邊徙貫南鄙主書至曲江家焉志人物軻慕孟子爲

人故以爲名少爲僧止於豫章高安之南果園王定保唐書軻

童年嗜學羣書靡不閱覽貞元閒扶風馬植見其文嘆曰

韓愈流亞也志人物軻歷數歲自洙泗渡淮達於江過洞庭

三苗踰郴而南涉濱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於壽春楊

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

於春秋春秋之道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

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以假生之口以達其

心也元和初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

劉希仁文集附錄

一 粵雅堂校刊

且能言其工拙贅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軻

又從而明之軻與馬植書隱於匡廬山躬耕自給嘗夢一書生

訴殯僧舍旅魂不安乞爲遷葬訪得其櫬窆之及還武溪

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俾食之自後文學日進韓愈南還

過韶州聞軻言欲記其事不果志人物軻上京師白樂天以

書介紹於所知者若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

字楊主簿兄弟謂其開卷慕孟子爲人所著翼孟三卷於

聖人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朱彝尊經義考馬植薦於朝稱其

文章與韓柳齊名元和末進士全唐文小傳貢舉試玉聲如

樂詩遂登第羅浮山志詩載文宗朝宏文館學士唐文小全

累遷侍御史出爲洛州刺史卒於官詩紀事軻所爲

文精邃追跡古人閉戶著書志人物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唐書

翼孟三卷藝文志又有漢書右史十卷軻上崔相公書黃中通理三卷

十卷軻上座篆龍子十卷白居易代書帝王歷數歌一篇唐書

一卷唐書唐年歷一卷鄭樵通志帝王鏡畧一卷郡齋讀書志牛羊日歷

一卷唐書記牛僧儒楊虞卿事陳直齋書錄解題又見

李德裕周秦行紀論

劉希仁文集附錄

二

粵雅堂校刊

劉希仁文集目錄

上崔相公書

再上崔相公書

上座主書

上韋右丞書

與馬植書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重與陸賓虞書

三傳指要序

廬山黃石巖院記

智滿律師塢銘

劉希仁文集目錄

棲霞寺故大德玳律師碑

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塢銘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塢銘

農夫禱

粵雅堂校刊

劉希仁文集

嶺南遺書

曲江 劉 軻 希仁撰

上崔相公書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爲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
 雖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
 眾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
 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
 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
 常之心憐其持意耶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凶
 孽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
 梁公宋開府致太宗元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

劉希仁文集

粵雅堂校刊

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卽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
 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
 至於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
 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爲相公惜是時之難再
 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
 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
 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
 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
 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
 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費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
 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於今稱爲

聖賢况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邪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為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為巍巍蕩蕩之績乎抑某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鏘鏘輕重為平準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為滋味者邪若軻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為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邱明揚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為書故比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

劉希仁文集

二

粵雅堂校刊

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鑑一卷左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裏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公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為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挈瓶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

於縉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於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為之時而不能為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追不及耶不由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故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為己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為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

劉希仁文集

三

粵雅堂校刊

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得諡以經緯天地曰宗為不祧之廟至姚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元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概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為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為相也以彌綸為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

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迫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元宗無爲恭事元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冀所以沃天心而福眾庶也其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元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邪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

劉希仁文集

四

粵雅堂校刊

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聖上自儲副卽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閭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鮪納忠勤心恐必漸宏恭之勢矣古之聖賢遇禍於未萌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昔西京初畱侯譏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爲家

劉希仁文集

五

粵雅堂校刊

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爲夫以一家國爲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爲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燿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賢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開誰疑與長閑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閱於目而可實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爲邊垣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邠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是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襪甲之服以赤肉昌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閭九重畱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祝殤禱死貴爲節制猶無憊若是矧責由卒隸尙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鬪邪今鈞怨者既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維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算決勝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喻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繫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臥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

利以昭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守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政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公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有其罪某恐懼再拜

劉希仁文集

本

粵雅堂校刊

上座主書

軻今月十日祇奉勝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顓魯狃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己者之論是私已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翫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舍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篤敬雖夷猶行矣

志引全句有之邦二字

故處邊如沛焉

志無焉字

貞元中軻僅

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夷奇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火志作大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浸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於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塞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擯揀金於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則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別矣

劉希仁文集

七

粵雅堂校刊

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乎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韋右丞書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今之事極耳目之間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揆乎著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

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爲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元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爲提持大柄在

劉希仁文集

學雅堂校刊

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參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宏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皆在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元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

劉希仁文集

學雅堂校刊

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比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鑰矣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爲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恩幸某恐懼再拜

與馬植書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鉛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嘖嘖於內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

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
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嶽登於上誓不以邱陵其心而盡乎
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
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
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
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歷
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
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於淮達于
江過洞庭三苗踰郴而南涉瀆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
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
其道盡畱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

劉希仁文集

十 粵雅堂校刊

謀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
子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以假生之口以達
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
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
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經實施
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邪徒
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牆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
者家家自以爲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
以憤悻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
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
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

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蠹語經之文聖
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
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宏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
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
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
後國語則吾足然後兵法抵宮刑然後史記邪予是以自
忘其愚瞽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
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
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真良
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
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

劉希仁文集

十一 粵雅堂校刊

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
又自史記班漢以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
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
華嶠范滂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顗繆襲應璩王沈傅元茅
曜薛瑩華嚴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銍銍子
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
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約裴子野言齊
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
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傳幸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
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
偉劉橫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

元規陽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宏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允之楊仁卿顧允牛鳳及劉子元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以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畧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眾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

劉希仁文集

主

粵雅堂校刊

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待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共圖之某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朱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騶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

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昭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鬪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市名達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閱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絜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螭蠆之爲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

劉希仁文集

主

粵雅堂校刊

君果不以臣孱固俾臣爲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尙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懟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己曾不知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冀相君擇焉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嚮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篳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

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鬪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尚而至於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矚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弟子賦風弔

劉希仁文集

南

粵雅堂校刊

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餌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轍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薦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寢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脫李園之一作何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况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重與陸賓虞書

別韶卿已逾時雖游處譏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沿洞數千里安得不悵悵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

劉希仁文集

五

粵雅堂校刊

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令聞烏有不心躬嘿禮虛冠纓以待之耶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紉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旣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三傳指要序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願乎

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一作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
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關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
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一作
習傳撫直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
組績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
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一作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
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
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
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
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廬山黃石巖院記

劉希仁文集

末

粵雅堂校刊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山岳洩而爲川瀆然則匡
阜之氣其大矣乎志作庚辰歲山客劉軻探拾怪異自麓
至頂卻下半里餘次於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
許臘而環志作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
頤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佳年但手指松桂云
初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
旦霜炎志作之凍炙生落之榮悴去畱之沿泝雖云云自
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
兩失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烟雲生志作於履舄嵐靄
出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烟雨初霽山光澄練
泠泠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

厓接袂浮邱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顯氣絕慙容於厚志作
而遠喧卑之腥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鉤也餌也名爲利鉤
利爲名餌吞鉤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
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
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
俗姓劉名常進時志作人無進時字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
其巖名云

智滿律師塋銘

昔長沙桓公有定傾翊戴之勲藏晉盟府曾孫潛高尚不
仕其後世爲匡廬高民乎疑有應真之士產靈祥於栗里
矣大師諱智滿先生九代孫也下文曰

劉希仁文集

七

粵雅堂校刊

匡阜之下爐峯之北有白馬香象甚奇特今毛羣羽族麟
鳳稱德絕足雲翔就羈勒今大毗尼師垂法作則仇仇律
子用微繆兮法社霧壇其儀不忒幢幢古今奔白黑兮三
毒六賊本枚源寒蘊界受降師獨得令神昇茲氏香畱天
棘石塋巍巍二林側兮縷褐巾墨門人之服心喪三紀哀
無極兮

棲霞寺故大德毗律師碑

世說域中四名刹棲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間大
小郎至大師聲聞相襲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棲霞大師焉
大師諱曇毗俗姓王氏晉瑯琊文憲公後自永嘉南遷爲
句曲人王父師虔會稽守虔生智高尚不仕州里號處士

生大師自孩抱絕不爲兒弄塵能言標穎聰拔羣言祕旨迎耳必了及長不茹葷血乃曰天其或者將滌吾器耶既落髮於金陵希瑜律師受戒於過海鑾真大師後與友人高陵恩律師追遠永之遊乃偕隱匡廬之東林雖欲遺名而名已高矣於是奔走吳楚青徐之學者始五臘講律令豫章龍興環座捧帙者麻葦明年登明寺壇至德三載敕隸於明寺後累蒞事於甘露壇端肅嚴恪儀刑梵眾大厯初乃歸棲霞其蒞壇傳戒一十五會講訓經律三十七座州牧蘭陵蕭公高其人謂標望風度詎獨鄴衛松柏耶乃命爲僧正紀綱大振雖一公帖四輩之望無以上也十四年忽昌言於眾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愧於篇聚矣然猶

劉希仁文集

太

粵雅堂校刊

未去聲聞之縛旣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沈研覃思朗然內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飄鼓星辰凌厯云云自彼我何事焉後瓦官寺其徒聚謀而請曰瓦官寰中之名利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是而不居吾屬安仰始出山居焉從人欲也無幾何謂弟子志誠海潮等曰吾休矣邱井夢電之喻必然耳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於瓦官寺律堂是月景申茶毗塋於新亭之後岡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門人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定山寺道興鄉邑寺行銓臨淮開元寺澄觀九江寶珍寺智滿當州彭城寺惠興瓦官寺靈津鶴林寺常靜天鄉寺日耀龍興寺惠登皆津梁後

進爲世燈燭賢七十子而後知仲尼大聖睹棲霞弟子得不爲師氏名焉今寶稱領摩訶苾芻眾壇壓廬岳大江西南卓然首出若商邨之後繼以掬多得不謂釋氏之雄乎軻夙承寶稱之知見命敘述且曰吾得子銘吾大師吾無恨矣文曰

有晉世家地高瑯琊產棲霞今宿殖有自許身佛氏爲釋

子兮結夫一作纏蓋惠刃中淬誰何對兮璞琢金鑒潭澄

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攝深匡高

以遊以遨鏗蒲牢兮梵行旣立薪傳火龔光岌岌兮

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塋銘并序○志題作廬山具壽大師塋銘

維元和十年冬十月己亥我具壽大師歸於廬山東林寺

劉希仁文集

九

粵雅堂校刊

旣庀事門弟子道深如建等以銘誌爲急白彭城劉軻軻嘗執吾大師之巾錫大師行業德狀軻能志作轉能言之乃走其徒持事狀於山陽草堂具道其所以來軻旣受事仰而哭且曰軻何心遽忍銘吾大師俄而曰我而不銘而誰爲於是銜涕漣漣作石塋銘誌云大師諱上宏俗饒姓其先臨川人祖公悅父知恭世爲南城閭儒故大師自童子耳熟家訓故風流舉動造次必於儒者年十五脫然有方外之志遂依舅氏出家暨二十二歲具戒於衡岳大圓大師大厯八載勅配本州景雲寺後依南昌璉律師學四分毗尼旣覃精研究或從我駕說而通者日有百數時謂景雲且在無患無律貞元三年止南昌龍興寺四方風聞者塵

至時江州峯頂寺長老法真台州國清寺法裔荊州慶門寺靈裕并有大名於時會有事於靈壇故三長老攝大師以臨之至四十年春九江守李公康以東林遠公舊社不可以無主固請住焉前後蒞事凡一十八會彼域之男女繇我而作比邱者萬有五千五百七十二人大師既通明大教祖述毗奈耶憲章修多羅心同曹溪事同南山故及我門而升志無我堂者未嘗虛返我所以駕白牛以驅羊鹿孰謂我爲小乘者乎繇是薦紳先生若顏魯公姜相公並願依遺民萊志作民舊事待志作大師於虎邱雁門無志雁門之上故游二林者謂生遠猶在將大去乃遺言於三子曰吾生七十有七臘五十有六年非不耆臘非不高

劉希仁文集

字

粵雅堂校刊

今則去矣爾無謂吾死門人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智則智明雲皐圖信行允等長號無戀相與立石塋於香爐峯下是月景寅歸舍利於塋從故事也軻不得讓薦誠於銘銘曰

德有塋功有銘功可祖德可宗宗可師師有資嗚呼千載而下資而後者知是塋有毗奈耶之宗師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塋銘

并序

歲丁巳開成紀年之明年有具壽沙門曰令檢自上京抵洛師以縹囊盛三藏遺文傳記訪余柴門于行修里且曰聞夫子斧藻羣言舊矣詎直專聲於班馬能不爲釋氏董狐耶抑豈不聞貞觀初慈恩三藏之事乎敢矢厥來旨云

三藏事跡載國史及慈恩傳今塋在長安城南三十里初高宗塋於白鹿原後徙於此中宗製影贊諡大遍覺肅宗賜塋額曰興教因爲興教寺寺在少陵原之陽年歲寢遠塋無主寺無僧荒涼殘委游者傷目長慶初有衲石刻衣僧曇景始葺之大和二年安國寺三教談論大德內供奉賜紫義林修三藏忌齋於寺齋眾方食見塋上有光圓如覆鏡道俗異之林乃上聞乃與兩街三學人共修身塋兼舊一石於塋至三年修畢林乃化遺言於門人令檢曰爾必求文士銘之檢泣奉遺教直以銘爲請非法允之冢嫡誰何至此乎軻三讓不可乃畧而銘之三藏諱元奘俗陳姓河南緱氏人曾父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北齊國子博

劉希仁文集

字

粵雅堂校刊

士父惠英長八尺美鬚眉魁岸沈厚號通儒時人方漢郭林宗有子四人樊其季也年十三依兄捷石刻出家於洛屬隋季失御乃從高祖神堯於晉陽俄又入蜀學攝論毗曇於基遲二法師武德五年受具於成都精究篇聚又學成實於趙州深學俱舍於長安岳於是西經前來者無不貫綜矣初中國學者多以實相性空通貫羣說俾象象蹄苟往往失魚兔於得意之路至於星羅碁布五法三性析秋毫以矢名相界地生窠各有攸處曾未暇也大遍覺乃興言曰佛理圓極片言支說未足師決固是經來未盡吾當求所未聞俾跛眇兒視履必使解行如函蓋始可爲其人矣且法顯智嚴何人也猶能孤遊天竺而我安能坐致